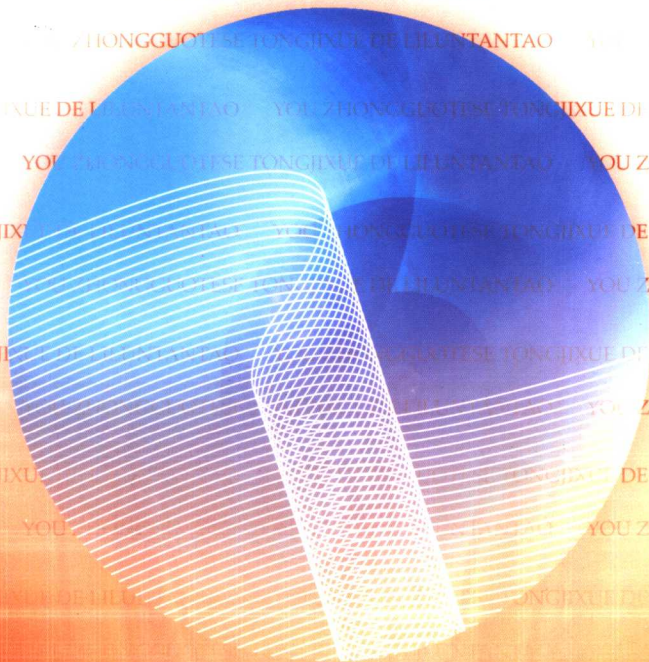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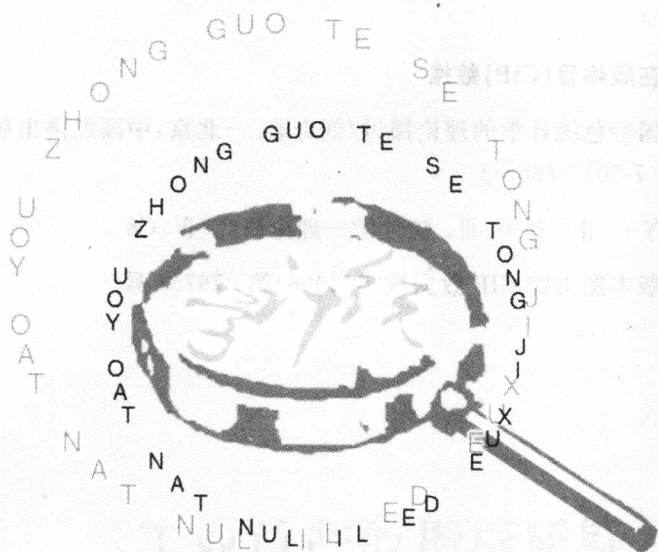


有中国特色 统计学 的 理论探讨

刘奇●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有中国特色统计学的理论探讨

刘奇□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中国特色统计学的理论探讨/刘奇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12
ISBN 7-5017-7656-3

I. 有… II. 刘… III. 统计学—理论研究 IV. C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6758 号

出版发行:中国经济出版社(100037·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3号)

网 址: 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徐子毅(电话:010-88361078 13391668803)

电子邮箱: xzy_20042008@yahoo.com.cn

责任印制:石星岳

封面设计:白朝文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北京市地矿印刷厂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2.5 字数:180千字

版 次:2006年12月第1版

印次: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17-7656-3/F·6366

定价:23.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68359418 68319282

目 录

第一篇	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对象和任务	(1)
第二篇	关于经济现象总体中各个因素变动对总体变动的 影响的分析	(15)
第三篇	社会总产品和国民生产价值指标	(25)
第四篇	对我国统计学界几个争论问题的评介	(37)
第五篇	国民生产总值计算问题初探	(47)
第六篇	是改变考核指标的时候了	(59)
第七篇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几个问题	(65)
第八篇	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目标模式	(71)
第九篇	论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学科体系	(85)
第十篇	工业生产指数辨析	(93)
第十一篇	有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报告	(101)
第十二篇	关键是用销售总值代替总产值——再论考核 指标的改变	(109)
第十三篇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民经济核算	(117)
第十四篇	统计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	(127)
第十五篇	从统计史的角度看现代统计学	(135)
第十六篇	工业发展速度辨析	(149)
第十七篇	统计数据质量探析	(157)
第十八篇	统计学的性质辨析	(163)

第十九篇	邓小平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173)
第二十篇	论调和平均数和算术平均数	(179)
第二十一篇	再论指数分析法	(185)
第二十二篇	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探索	(189)
第二十三篇	工业总产值指标质疑	(195)

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对象和任务

社会经济统计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它的对象和任务是什么？这是统计学界长时期争论不决的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特别是自从 1954 年苏联举行统计科学讨论会以来，我国统计学界在承认社会经济统计学是一门科学的范围内，存在着下面两种不同的意见和主张：（以下为了说明方便起见，我把社会经济统计学简称为统计学），第一，认为统计学是一门方法论的科学，它是研究统计方法的，或者说是研究对社会经济现象作调查的规律的；第二，统计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它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数量方面的，或者说是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关系的。前者被称为方法派，后者被称为数量派。

虽然每一种主张都在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对统计学的内容、特点和方法作了一定的说明，但作为一门独立科学来说，统计学的对象和任务问题，还没有获得真正的解决。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任何科学理论，都是社会的人在某

一领域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际经验的总结。“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来为实践服务”。所以，一切科学的理论任务，都是为了说明某种客观过程的规律性，以便人们认识它们，掌握它们，利用它们来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服务。

那么，作为一门科学的统计学，它的理论任务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它是否研究客观过程的规律性呢？

方法派的同志认为，统计学并不研究某种客观过程的规律性，它的理论任务，只是为统计工作及其他社会科学提供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并且说：方法可以成为一门科学的对象，因为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也是“客观存在的”。

我们说到“客观存在”，总是指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第一性的东西，而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并不是这种意义的客观存在。因为任何科学方法都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制定出来的，是人的认识发展的产物，因而是第二性的东西。所以，认识的方法或研究的方法，总是由客观的研究对象决定的；方法的科学性，也不是由人们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看它是否能正确说明客观过程的实在情况。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回到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从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中来寻找答案。统计学如果不研究客观的社会生活过程，它怎么能为统计工作及其他社会科学提供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呢？即使这种方法已经存在，又怎么证明它的科学性呢？可见，不承认统计学有客观的研究对象，不研究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统计方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样，统计学怎能得到发展呢？它的存在的必要性又是什么呢？

有的同志说：统计学的对象是对社会经济现象作调查的规律，它所研究的是各种方法之间的“本质的、内在的联系”。因之，统计学的理论任务，就是将统计工作中所运用的一套方式方法和组织形式，进行“分析、归纳和整理”，找出本质的东西，使之上升为理论，并且说：“占有资料，整理分析，加以运用，就是统计学的规律。”

说到科学规律，马克思主义总是把它理解为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并利用它们

来为社会谋福利,但是人们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规律,尤其不能制定或创造新的科学规律。而“对社会经济现象作调查的规律”,并不是那种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而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又是随着客观事物的变化和人们对这种变化的认识的发展不断改变的。所以,把它说成“规律”,并不能使统计学前进一步。如果说统计学是研究各种方法之间的“本质的、内在的联系”,是对统计方法“进行分析、归纳和整理的结果”,那么,统计学所研究的已经不是统计方法,而只是思维的形式,这样,统计学岂不是变成了逻辑学吗?至于“占有资料,整理分析,加以运用”,也不是什么统计学的规律,而只是对一般的研究工作的非常表面的说明。可见,把统计方法说成“规律”,不但没有给统计学争到一点独立地位,反而走到了取消统计学的地步。

方法派的同志们经常提到的一个重要论据是:从统计学的内容看,所有的统计学著作都是研究如何进行统计观察和统计研究的原理和方法的,而不是研究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经济规律的,因为至今还没有一本统计学著作具体说明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是怎样的,把统计方法作为统计学的研究对象,并符合统计学著作的内容。

统计学当然要研究统计方法,但统计方法的研究绝不能离开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如果统计学竟然可以不从一定社会形态、一定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出发去研究统计方法,那么,统计方法的研究岂不是一成不变了吗?可以想见,利用这样的统计学既不能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也不能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离开各国的具体情况的研究,统计方法的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呢?

事实上,统计学的内容不仅在说明统计方法,而且处处在说明这些方法是怎样根据被研究现象的具体情况制定出来,又怎样根据客观过程的性质和条件才能得到正确的运用。列宁说:“经济统计必须根据经济规模和经济类型进行分类。区别这些类型的标志,应当按照当地的耕作条件和耕作形式来决定。”^①可见,如果我们不了解一定国家的社会经济性质,它的发展阶段,以及它所处的各种条件,我们就很难找出一种科学的分组方法。至于平

均数法、动态分析法、指数法以及统计观察和统计汇总的方式方法,无一不是是在了解了客观过程的性质和条件以后,才能找到适当的方法来反映它和研究它。所以,列宁在研究美国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时指出:“农业统计如果是建立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它就应当根据资本主义渗入农业的各种形式而改变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分类方法等”,并且严厉地批判了在统计学中非常盛行的那种“因循惯例,毫无意义地、千篇一律地重复着同一的方法”的倾向^②。

在这些矛盾面前,方法派的同志不得不把统计学由纯粹的方法论科学修改为“有特定对象的方法论科学”。他们承认统计学和统计工作都是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但又说二者的任务不同:“统计工作的任务是从数量方面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统计学的任务则是总结统计工作的实际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为统计部门提供原理和方法。”他们说这种观点的正确性,就在于统计学的内容同它的任务趋于一致,并且还说:“统计指标也是方法。”

但是,在这种“一致”的基础上,却产生了非常不一致的矛盾。首先,要承认统计学以特定的社会经济现象为对象,就不能坚持统计学是方法论科学的观点;要坚持统计学是方法论科学的观点,就不能承认统计学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其次,要承认统计学和统计工作的研究对象都是社会经济现象,统计学就不能只是总结统计工作的实际经验;要坚持统计学只是总结统计工作实际经验的观点,就要把统计研究工作作为统计学的研究对象。这样,我们会达到这样的结论:“统计学是研究统计研究的科学。”然而,统计研究工作既不是客观存在的实体,又不是人们改造社会的实践,而只是一种科学的认识过程。

至于统计学中的各种指标,也并不就是统计方法。因为任何统计指标,都是关于一定的社会经济范畴的数量说明。从辩证唯物论看来,一切科学范畴,都不过是客观过程的本质联系的反映。统计学的理论任务,就是确定各种统计范畴和指标体系,来正确反映社会中客观存在的种种矛盾,以便人们利用它们说明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性。因之,研究客观存在的矛盾的

性质和情况,阐明各种统计范畴和统计指标的社会经济内容和计算分析方法,就成了统计学的重要内容。所以,决不能把统计学关于统计范畴和统计指标的研究,仅仅看作是统计方法的说明。

方法派的错误,是由于他们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仅仅看到统计理论与统计工作的关系,而看不到统计理论对人们改造社会的实践,即人们在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实践的依赖关系,因而不能正确理解统计学与统计工作的联系和区别。他们不明白整个统计是一门科学,它包括统计工作和统计学两个部分。其中,统计工作本身就是科学的研究工作,统计学则是统计工作经验在理论上的概括,这种经验归根到底还是人们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得到的。因此,由这种经验概括出来的理论(包括方法)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的社会情况,最终是必须回到人们改造社会的实践中来检验的。

马克思写道:“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③可见,任何科学理论,都是某种科学的全部研究工作在观念上形成的体系,它反过来,又以得之于客观过程的科学范畴、科学概念和研究方法,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所以,统计学不过是全部统计研究工作在观念上形成的体系。决不能把统计学和统计研究工作对立起来,正像我们不能把物理学和物理实验对立起来一样。

二

恩格斯指出:“每一种科学都是分析单个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联系和互相转变的运动形式的。”^④

毛泽东同志写道:“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⑤

这就是说,每一门科学,都有与其他科学相区别的特定的研究对像,它

之所以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则是因为它具有某种特殊的矛盾性,或特殊的本质和运动形式。科学的任务,就在于阐明这种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那么,统计学的对象是什么呢?它所研究的特殊的矛盾性又是怎样的呢?

数量派认为,统计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研究社会现象的数量和数量关系,并用统计指标阐明社会现象数量和数量关系所表现的规律性。因为“社会现象的数量方面是客观存在的,是社会现象和过程的一个极现实的方面,而社会现象数量和数量关系的规律性,是社会现象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的具体反映。”这就是说,统计学的对象是社会现象的数量和数量关系及其所表现的规律性。其最重要的论据之一,就是社会现象的数量方面是客观存在的,而社会现象数量和数量关系的规律性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反映。

现在,我们先来看一看社会现象的数量方面是怎样存在的。他们说:“社会现象的数量方面是一个包括社会现象各方面的量的复杂结合体”,而各种不同现象的数量方面,都可以归结为它们的“数量和数量关系”。有的说:各种现象虽然在性质上互相区别,但它们的量的规定性都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其多少大小,消长变化,彼此间的一定联系和比例关系等等,都可以通过一定的科学概念给予具体的数字说明,则是各种社会现象所共有的。“这就构成了客观现象的一个领域而与其他领域相区别,从而构成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

从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来看,任何客观事物都有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既有不同的量,也有不同的质,而且量变可以引起质变。所以说社会现象的数量和数量关系是社会现象和过程的一个现实方面,我们应当研究它,这是完全对的。但是,量和质是客观存在的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社会现象的数量方面的存在和运动,绝不是孤立的。如果把各种不同社会现象的数量方面都抽象化为“数量和数量关系”,或者像有的同志那样,把社会现象的一切差别和变化都归结为量的多少、大小和消长变化,并把它们作为统计学的独立存在的对象去研究,再也不看社会现象的不

同发展形态和运动形式,那怎么能具体反映社会现象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呢?

其次,再考察一下社会现象数量和数量关系的规律性是怎么回事。他们说:社会现象的规律性与其数量和数量关系的规律性之间的关系,同社会现象的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但又说不能忽视社会现象数量和数量关系的规律性的独立性质,从而把它们和社会发展规律混为一谈,看成是合二而一的东西。

按照前一个说法,所谓社会现象数量和数量关系的规律性,不过是社会发展规律的量的说明,因而它并不是在社会中独立存在的某种特殊规律。按照后一个说法,社会现象数量和数量关系的规律性,却是和社会现象本身的规律不同的一种特殊规律。究竟哪一个对呢?如果前一个说法对,那社会现象的数量和数量关系就不能单独成为统计学的对象。如果后一个说法对,那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同一现象的领域有两种相互独立的规律,一是量的规律,二是质的规律,前者是统计学的规律,后者是其他科学如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但是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大家都承认质和量是不可分割的,质量互变又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于是,同一社会现象的领域就有三种相互独立的科学规律,如果再加上三者之间的关系,岂不是同一社会现象的领域,还要第三门、第四门科学来研究吗?看来要解决这个矛盾,只有放弃把社会现象数量和数量关系的变化变成“统计学规律”的企图。因为直至今天我们还没有一门以纯粹的数量关系为对象的科学,就是数学也还是以“空间形态及其数量关系”为对象的。所以,把社会现象的数量关系提高到一门科学对象的高度,无论在理论上或科学的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有人想以社会现象的数量表现的复杂性,来证明社会现象的数量方面可以单独成为统计学的对象。他们说:社会现象的数量表现是多方面的,虽然每一方面的量对我们了解事物都有一定的作用,但它们的意义绝不是完全相等的,有的数字是表现事物本质的基本数字,因而有重要的意义,有的数字则只能起辅助作用。因此,我们用什么数字来说明事物,就必须有所选

择。再者,由于各种事物都处在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之中,要正确认识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方面,必须有一定的理论指导和科学方法。就是说,社会现象的数量方面有资格单独成为统计学的研究对象。

然而,这个论据不是证明数量方面可以单独成为统计学的对象,而是证明它不能单独成为统计学的对象。因为既然社会现象的数量表现是多方面的,有的数字能反映社会现象的本质,有的数字又不能反映它的本质,那么在确定用什么指标来说明事物时,如果不研究一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分析它的不同发展形态和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它所处的各种具体条件,怎能从数量的研究中解决统计指标的选择问题呢?至于研究这些数量所需要的理论指导和科学方法,那就更不能从数量的分析中得到解决。

许多同志从掌握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方面的重要性出发,反复引证毛泽东同志说的:“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然后得出结论:我们认识事物必须从数量方面着手,才能深入了解事物的本质。

当然,掌握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方面,对于具体认识各种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有着重大的作用,统计研究必须从数量方面进行分析。但问题不是要不要数量分析,而是如何进行数量分析。如果只看到要“注意数量方面”和“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这些话,而不懂得每种事物的质量表现为何种数量,又怎样表现为这种数量,不懂得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依存于哪些条件,抓住一些数字,不管是不是反映该种事物质量的数字,就盲目地分析一通,怎能深入了解事物的质量呢?因为虽然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但绝不是任何数量都可以反映事物的质量。

数量派也常常说,统计学是在质和量的密切联系中研究社会现象的数量方面的,但他们是把质的研究当作由政治经济学完成了的原则来说的。当然,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能对各种经济范畴作出科学的说明。但仅只根据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规律,统计绝不能对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作出充分的数字说明。统计必须根据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规律,研究一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形态和发展阶段,研究它所处的历史、政治、文化和

技术条件,了解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社会经济类型及其相互关系,然后才可以制订科学的方法和指标体系,对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作出科学的说明。如果数量派的主张能成立,只要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加数学方法就够了,那还要统计学干什么呢?可见,把社会现象的数量方面作为统计学的对象,不但不能发展统计理论,反而会把统计学变成政治经济学的附庸,甚至走到了取消统计学的地步。

数量派在统计学对象问题上的主要错误,是他们看不到统计工作任何时候都是和一定国家的现实情况和需要相联系,并且是为这一定国家的管理服务的。因此,他们不能了解统计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结果只好从统计研究的某一特点来确定统计学的对象。这样,既不能克服方法派的错误,也不能说明统计学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三

统计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和它所研究的特殊的矛盾性是什么?

我们知道,统计是一门科学,它包括统计工作和统计学两个部分,其中统计工作本身就是科学的研究工作,而统计学则是统计工作在观念上形成的体系。因此,问题的答案,还是要从统计的实际中去寻找。

统计的产生,是由于国家管理的需要,统计的发展,则是由社会生产力和国家职能的发展决定的。尽管统计研究的范围,会因不同时代、不同国家而有差别,但从古代国家到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一切统计,都是关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的说明。最早的统计学,也是作为了解国家当前情况的学问出现的。虽然统计学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但研究国家当前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则是共同的基本的课题。

占有统计资料是统计工作的基本任务。要占有反映社会基本情况和国民经济活动情况的资料,必须建立科学的统计指标体系,讲究调查研究的方法。“十多年来的经验证明:统计指标体系的建立,首先必须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基础,以统计学为指导,各项指标的名称、涵义和计算方法都要有科学的理论根据,要能够连续观察,进行系统的比较,确切地反映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方面的情况。同时还必须根据各个时期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计划管理的要求,使统计指标体系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⑥很明显,统计学如果不研究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现象的各种形态及其相互关系,不研究它们的发展趋势,就不可能指导统计工作。所以,无论从统计的发展来看,还是从统计学的任务来看,统计学的对象,都是一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关于统计学对象的这个定义,首先表明了统计学所研究的矛盾的特殊性:第一,统计学所研究的不是这一社会形态或那一社会形态的一般矛盾,而是特定国家和地区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矛盾;第二,它所研究的不是社会生活领域的任何矛盾,而是与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相联系的那些矛盾;第三,它所研究的矛盾的情况和运动形式,不仅决定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决定于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法律制度、人口密度、民族关系、历史传统以及地理状况和自然条件等。这就是说,统计学的研究对象,涉及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整个领域,它既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统计学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中,研究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政治生活、人口状况、民族关系、历史传统以及地理状况和自然条件对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影响。这样,把一国一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领域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具体矛盾,除了统计学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学科可以承担。

其次,统计学的对象和它所研究的矛盾的特殊性,也决定了统计研究的主要特点。第一,统计研究必须以大量的具体事实资料作基础。它之所以需要大量事实,是因为在社会生活领域内,个别事实的变异,不但决定于社会现象本身的发展规律,而且依赖于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况,只有在大量观察的基础上,才能消除偶然因素的影响,显示出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本情况。它之所以需要具体事实,是因为统计所研究的不是从现实生活中

抽象出来的某种联系,而是处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联系,只有通过具体事实的深入研究,才能揭露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查明事物发展的真正原因。第二,统计是用数字语言表述事物的,它必须在质的分析的同时,进行详细的量的分析。因为在社会生活领域里,事物的数量方面,与一国一地的经济文化状况和它的发展阶段,与全体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状况,都有密切的关系;不从数量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研究,就不能对整个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情况作出具体的说明。但是,不从质的方面弄清被研究对象的各种形态和相互关系,不了解它们的质量表现为何种数量,也不能确定用什么指标来说明事物的规模、状况和内部联系。第三,统计研究的上述特点,又决定了统计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既要搜集大量的具体事实资料,又要进行详细的数量分析,那就不能不讲究研究的方法。这一特点归根到底也是由统计学的对象和它所研究的矛盾的特殊性决定的。因为统计学所研究的既是具体情况下的特殊矛盾,又是涉及与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相联系的各种现实矛盾,而这些矛盾的运动形式又因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而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差别,因而统计研究的方法就不能不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最后,统计学的对象和它所研究的矛盾的特殊性,使统计学获得了重大的理论意义。马克思在说明必须从生产关系去理解各种特殊的国家形式时指出:“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和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①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又写道:“关于地租学说……(一)理论上唯一必须要证明的事情是,绝对地租不破坏价值法则也是可能的。……(二)关于绝对地租是否存在的问题,在每一国,好像都是一个要由统计来解决的问题。……”^②列宁在《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统计学在研究各国发展情况中的巨大意义:“有许多问题,而且是涉及到现代国家的经济制度和这种制度的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过去是根据一般的估计和大致的材料加以解决的,

现在如果不根据按某一个一定的纲要收集并经统计专家综合的关于某一国家全国情况的浩繁材料,就无法加以比较认真的研究。”^⑩

马克思、列宁的上述论述,确立了统计学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不可替代的地位,也指明了统计学研究的规律是怎样的。在社会科学体系中,历史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占有基础的地位。但历史唯物论的对象,不是某一国家、某一地区的具体社会,而是整个社会历史或人类社会一般。它所研究的也不是这一社会形态或那一社会形态的特殊矛盾和特殊规律,而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最基本的矛盾和最一般的规律。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不是整个社会生活现象,而是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它所研究的是各个社会形态的经济关系中的矛盾和规律。所以,这些科学是把整个社会历史和社会生活现象抽象了,目的是阐明整个社会历史和每个社会的经济关系的普遍矛盾和普遍规律,为社会历史和经济关系提供最基本的概念。因而,这些学科所阐明的范畴和规律,就成了认识社会历史和经济发展的基础,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包括统计学,都要以它们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

统计学的对象则不是人类社会一般,而是一定国家和地区的具体社会,也不是由社会生活中抽象出来的某一过程。而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实际联系。所以,统计学所研究的不是人类社会的一般矛盾和一般规律,也不是由社会生活中抽象出来的某一方面的矛盾和规律,而是这些矛盾和规律在实际生活中表现的形式和特点。统计学根据对大量具体事实的观察研究,具体说明这些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和要求,并提供说明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各方面的统计资料,作为国家安排和指导社会生活的依据。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都利用统计资料和统计方法,论证自己的原理和结论。同时,统计学还可以及时发现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和新过程,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可以利用这些发现揭示出在各个领域中产生的新的规律性,来推动自己的理论不断发展。统计学的巨大认识作用就表现在这里。可见,数量派把统计学的研究归结为其他科学已经发现的规律的数量表现,是不能反映统计学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实际地位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关于统计学的完整的概念,即统计学是一门